

XIBAIPO JIYI

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进驻西柏坡。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从陕北移驻西柏坡。从此，五位书记在西柏坡会合，中共中央机关开始在西柏坡办公。

第五卷

记忆

西柏坡

西柏坡纪念馆
编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XIBAIPO
JIYI

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进驻西柏坡。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从陕北移驻西柏坡。从此，五位书记在西柏坡会合，中共中央机关开始在西柏坡办公。

第
伍
卷

记忆

西柏坡

西柏坡纪念馆
编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西柏坡记忆. 第五卷 / 西柏坡纪念馆编. --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7-202-13061-2

I. ①西… II. ①西…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
1947-1949 IV. ①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9221号

书 名 西柏坡记忆第五卷
编 者 西柏坡纪念馆

责任编辑 王 琳
美术编辑 于艳红
封面设计 王 超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石家庄市西里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12 000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13061-2
定 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 委 会

主 编 陈宗良 王 红

副 主 编 段彦峰 杨宏伟 张振国

执 行 主 编 康彦新

执 行 副 主 编 史进平 王彦红

留住记忆 传承根脉

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共产党人在西柏坡时期奏响的时代乐章无疑是最壮丽的、最催人奋进的音符。

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先期来到西柏坡；翌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在这里，党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打破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参军参战、踊跃支前的革命热情；在这里，党中央部署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赢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在这里，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在这里，党中央为新中国建立作了多方面的准备，为新生政权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西柏坡的峥嵘岁月里，40多个中央机关和部委先后驻扎在西柏坡及附近的100多个村庄。一时间，滹沱河畔聚集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留下了他们日夜繁忙的工作身影，留下了他们工作之余的欢声笑语，留下了他们革命爱情的浪漫足迹。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革命者纷纷拿起手中的笔撰写回忆录，回忆西柏坡往事的点点滴滴。这些留给后人的回忆文章，每篇都渗透着老一辈革命家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展现出顽强的革命意志、深厚的战友情谊，勉励后人战胜困难充满的必胜信念；所涉及的人物，上至领导人、下至普通战士，所涉及事件大至新中国大政方针的酝酿，小至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中国革命在伟大转折时期的真实记录，都是西柏坡山水的真实见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西柏坡纪念馆的同志们进行了持续挖掘整理，在《西柏坡记忆》一、二、三、四卷的基础上整理了《西柏坡记忆》第五卷，用历史记忆的方式反映和再现了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

石家庄是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厚的城市，革命遗址和遗存遍布全市，几乎囊括了中国革命史各个时期。在众多的红色遗址遗存中，西柏坡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是石家庄最亮丽的红色文化名片。大力提倡和宣传西柏坡红色文化，对提升石家庄的城市文化品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记录这段辉煌的历史，留住永恒的历史记忆，更可以传承石家庄红色文化的根脉，把石家庄独特的红色文化更为广泛地传播开来，让世世代代的人民知古鉴今，从历史的长河中洞悉现在、把握未来，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编 者

2018.6

目 录

六万国军被围歼 老兵回忆“那一仗为啥败得那么惨”	
◎殷 颖	1
罗元发中将忆毛主席告诫：蒋介石不安好心	
◎罗元发	8
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前后	
◎李力安	12
参加西柏坡中央妇工会轶事	
◎杨蕴玉	22
父亲田家英与毛岸英的一段师生情	
◎曾 自	28
毛岸英参加土改工作期间曾为何事两行热泪扑簌而下	
◎苑美华	40
解密人民币诞生始末 董必武为题字沐浴更衣	45
朱总司令与机关生产	
◎陈永清 贺生祥 谢邦选 李鉴	51
中共迟复香港民主人士响应“五一”口号的实情	
◎杜襟南	54

与党外民主人士合作不允许一点马虎 ——毛主席纠正华北解放区政权组建的两件错事 ◎赵秀山 赵军威·····	63
吴波同志对华北财政税收法规的制定起了重大作用 ◎赵秀山·····	72
在战火中诞生的党中央机关报 ◎钱 江·····	74
忆济南战役 ◎王济生·····	86
我在辽沈战役中的一段经历 ◎郭汝瑰·····	99
偷袭石家庄经过 ◎由竹生·····	102
回首战争岁月 ——忆解放石家庄战斗经历 ◎关云文·····	111
淮海战役中的巧合：双方同时谋划同时下命令 ◎姚冰阳·····	117
新政协筹备会工作的难忘经历 ◎王仲方·····	121
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经过 ◎程思远·····	130
傅作义的智囊王克俊叙述 ——北平和平解放亲历记 ◎王克俊·····	150
亲历北平和平解放 ◎菲茨杰拉尔德·····	156

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的中共地下党员	
◎王 悦·····	162
亲历北平和平解放	
◎齐靖远·····	169
新中国第一代便衣警卫亲历记	
◎孙有光·····	174
毛岸英曾用身体“人工排雷” 确保父亲进城安全	
◎毛岸青 邵 华·····	187
忆北平解放后第一个派出所：警员入户宣传反特·····	190
毛岸英入朝参战和牺牲前后	
◎王亚志·····	193
再次道别香港	
◎徐铸成·····	205
我在建国前后	
◎黄炎培·····	208
李济深投诚中共之路多艰险	
◎李沛金·····	211
迎接新中国诞生	
◎梅龚彬·····	216
我的父亲——张权将军	
——渡江战役前解放军如何获得详细“长江沿线布防图”	
◎张伯森·····	219
不费一枪一弹制服一千多敌人	
◎迟浩田·····	224
解放军夺取华北最后孤城：几倍兵力全歼守敌1.4万人	
◎徐厚魁·····	234

我的曾祖父张澜	
◎张雪松·····	238
父亲华岗的传奇人生	
◎华景杭·····	242
在粟裕身边工作的十四年	
◎鞠 开·····	253
萧克将军与共和国元帅的相识相交	
◎周炳钦·····	263
回忆父亲陆定一	
◎陆 德·····	280
父亲和黄敬	
◎王端阳·····	288
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	
◎邢方群·····	298
阎又文与北平和平解放	
◎阎京兰·····	311
在陈老总身边琐忆	
◎于庭信·····	318
后 记·····	325

六万国军被围歼 老兵回忆“那一仗为啥败得那么惨”

◎殷 颖

作者简介：殷颖，文中身份是国民党四十六军（原桂系王牌军）一八八师政工队员。

六万大军魂断“口袋阵”

1947年2月23日正午，莱芜战场上响起了第一枪。

国民党陆军第四十六军与陆军第七十三军并行在平整的大汶河（古称汶水，是黄河在山东境内的唯一支流）河谷中，四周毫无遮蔽的掩体。战争突然爆发，大家一时措手不及。两个不同番号的军队，原本有各自的作战指挥体系，但在慌乱中一搅和便全乱了套，连长找不到自己的兵，重机枪的枪身也找不到它的机架。军队都在茫然地奔逃流窜，却不知道往哪一个方向突围。炽烈的炮火却加强了，机枪和迫击炮声如炒豆子一般在四面八方响起，子弹嗤嗤地在身旁密集穿梭，前后左右的战友们，一个一个中弹倒地……

头顶上，两架国军飞机在低空盘旋。飞机似乎已经分不清敌我的阵地，只能盲目地用机枪扫射，而眼前中弹倒下的，却是国民党士兵。

我盲目地随着军队向前奔跑。一会儿瞥见我所在的一八八师的海师长骑在一匹白马上，身后跟了几个卫士。海师长惶恐地问他的左右：“有没有情报，有没有情报？”急得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但不久，他的人马便

消失在喊杀声与硝烟中了。我随着一批散军来到一条干涸的小沟中，发现有一簇国民党士兵正坐在那里，大家都把枪械丢在一旁，根本没有打仗，似乎已经投降了。这时冒出了几名解放军，上来向俘虏收缴武器、手表和钢笔。这是他们最喜爱的战利品。有一个人看了我的符号，说：“这是一个政工队特工。”（注：广西部队初入山东时，对当地的风俗民情十分陌生，便在青岛招考了一批青年政工队员，协助文宣工作，我就是其中一个。）但也没有盘问。因为他们主要是来收战利品的，收取完毕，他们便急急忙忙地走了。留下这些不战自降的国民党士兵，茫然地坐在那里，口中喃喃地用广西话咒骂着。

我那时年仅十七岁，年轻气盛，不甘心就这样成为俘虏，便独自一人逃离了这条干沟。正跑着，突然感到右膝受到重重的一击，右腿便一下子跌跪在地。眼前落在地上的，是一颗未爆炸的木柄手榴弹。幸亏手榴弹未爆炸，让我保住了一条小命，但已经难以再行动了。腿疼得厉害，根本不能弯曲。右膝盖上满是鲜血，我以为是用手榴弹撞伤的，把棉军裤拉上来后，才看到右膝盖上有一个弹孔，血流如注。旁边有几个解放军跑来察看，有人说：“这个小孩挂了花，腿保不住了。”另一个人递给我一卷绷带，让我把膝盖缠裹起来。

这时已是下午五六点钟，吐丝口的战争也已接近尾声，只剩下零星的枪声。战场上笼罩着浓烟，到处散落着弹壳和被撕毁的证件，满地都是关金券（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发行的国币）。我在附近找了一根断树枝做拐杖，勉强站起来，想去找一个地方栖身。不远处有一间小庙，我便走了进去，但那里已经躺满了重伤号，呻吟哀号此起彼伏。一夜无眠。

我挨到天稍亮，便拖着伤腿走了出来，却遇到了政工队的其他战友，他们都没有受伤，但是被俘禁闭在屋里。原来，战争进行时，他们都卧在地上一动不动，也没有受到奔波之苦，天亮后，都被押解到解放区去了。我当时是重伤号，被遗弃在战场上，等待死亡。

死里逃生，博山情暖

我不甘心等死，便拄着树枝，跛着腿前进。当时只有一个希望，就是

能走回博山去，也许可以在那里求得一些帮助——博山是鲁西的一个小县城，我所属的四十六军曾驻扎在博山城外大柳行河畔，在河对面一户卖早点的郭姓人家借灶煮饭。为了避免遇到解放军，我决定白天休息，夜里赶路。这样昼伏夜行地走了几天，终于回到了博山。

本以为解放军攻占博山后，这里的居民会闭门不出，冷冷清清，不料街上的景象却让我惊呆了：街巷中挤满了人，竟都是出来慰问我军伤兵的。当初四十六军进入博山时，一反国民党驻军的常态，对当地百姓秋毫无犯，礼让有加，让他们十分意外，也极为好感，认为四十六军是军风军纪最好的部队。所以现在军队溃败，散兵游勇们逃回博山城，几乎每一家都开门迎接慰问。我同样也被人拉到家中，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他们叹息着我们的不幸，好像久别的家人。

博山街上不断走动着解放军，但人们似乎毫无顾忌。解放军仁义之风范使博山人除去了戒心，而放心大胆地接待国民党伤俘。到晚上，解放军的纠察队来了，将我们这些伤俘们集中起来，送到一处学校去暂时收容。我仔细想了想，博山人虽热情好客，乐于助人，但毕竟我不认识他们，唯一认识的，是住在博山城外大柳行的郭家，便决定去看一看，能不能得到帮助。

天亮之后，我扶着木杖从城里走出来，找到了大柳行那条河堤，试着去找郭家的小店。但我却失望了，这一带的民居都门户深闭，郭家这间小店房门也用砖砌起来封死了。我唯一的希望破灭了，当时拄着木杖站在那里，不知何去何从。

正当我失魂落魄时，奇迹出现了，我认识的那位郭老太太忽然现身，她一把将我拉过去，跨入一个大杂院中。原来他家的小女儿正在河边洗菜，远远地认出了我，便立刻丢下菜，跑回家中，告诉她母亲，郭老太太便出来将我拉进去。

我一进院子，马上被全院的人包围。我当初只认识郭老先生一家，但他们都说见过我；国民党部队在吐丝口被击溃后，他们都非常挂念我，不知道我怎样了。特别是郭家，看到我活着回来，就像见了亲人似的喜出望外。大家找出一套旧棉衣，让我将染血的军服换下。前院的朱家提供了

一间客房，让我暂时住在那里疗伤。我就这样被送进房中，躺上了一张木床。我自从在战场上负伤后，都是睡在山沟里，卧在带雪的冰地上，现在一下子躺到木床上，如同一步登天。这是我生平睡过的最舒适的一张床。桌子上立刻摆上了煎饼和热粥，大家东一句西一句，充满了温暖的关怀与爱意。我完全被爱淹没了，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一口饭也吃不下，一股热流涌上胸膛，泪水在眼里滚动，只想大哭一场。大院里住着一位宋老太太，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位曾经在医院中做过看护兵的人，来为我取腿上的子弹。这人用刮脸的刀片当手术刀，既没有消毒，也没有麻醉，要我咬牙忍一忍，一刀划下，那颗子弹便流出来。他所有的医药只有双氧水与红药水，便用这两种药水在伤口上胡乱涂抹了一些，然后就包扎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宋老太太一直在旁边流着眼泪为我祷告。她的祈祷为我带来了平安与好运，我这条伤腿竟然就这样奇迹般地痊愈了。

在全院浓浓的爱与关怀中，慢慢地，我便能跛着腿走路了。在郭老的一再坚持下，我从朱家转移到郭家去住。但当我住进去，才发现郭老的家中，只有一间非常简陋的卧室，也只有一个土炕，是他们夫妇和女儿共住的。我来之后，这个土炕便让给了我和郭老睡，他的妻子女儿只好临时到邻居家去打游击借宿。而我一住下来，却是长达两个月之久。这期间，郭家都将我奉若上宾，每次吃饭都由郭老陪我先用，我们吃完后，郭老太太和女儿才可以吃。我心里非常不安，多次提出异议，但是郭老家风如此，不容更改。

我在郭家疗养了两个月，伤处已经渐渐收口，郭家便计划让我到济南去。他们找了一帮在博山与济南之间贩卖焦炭的脚夫，付给他们带路费，要他们护送我到济南。临行前，郭老全家大哭，郭老太太紧紧抱着我不忍心分离。这两个月下来，我已经成为他们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了。

就在那年早春的四月，我跟着拉煤车，踏上了去济南的路途。

重返故地，酬谢恩人

后来又历经辗转。1949年，我随部队撤退到了台湾。

1984年初，大陆开放海外通信，阻隔了四十年的亲情才能以书信沟通。我立即写信给郭家，不久便得到了回音。郭老已经谢世，郭老太太和她的女儿还在。我马上托香港友人汇了一些钱过去。但郭家却回信严肃地拒绝了，表示生活能过得去，不需要资助，只盼着在有生之年能见一面。但我仍然按时寄款过去，作为奉养，一直到郭老太太逝世。

1987年，我第一次返回大陆，主要目的便是到博山探望救命恩人。那时两岸初通，要去博山这种小地方，还有相当的难度。记得“中旅”还特派了一个人跟随我的全程。

来到博山，见到郭老太太后，“中旅”经理交代了任务：“你们这位客人，是从海外冒了生命危险来看你们的。你们谈一谈，中午在一起吃个饭。我在下午两点接他回去。”老太太请求我多住几天再走，“中旅”经理表示绝对不行，他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刚好是中秋节，我是特地提前告别了青岛的家人，来郭老太太家里过节的。

四十年过去了，郭老先生已过世，昔日大院中的那些人也都星散或去世了。郭家也迁到了另外的地址。由于时间的匆促，我们几乎什么话也没有多说，午餐时，我特别要求再尝尝久别了四十年的煎饼的滋味。四十年的别离，却只有四小时的重聚，想起来还是很悲哀的。

我第二次去博山，是1992年，那次在郭家住了两天。郭老太太已是86岁高龄了，看起来身体还不错，但年过半百的郭女却患了心脏病。这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博山的恩人郭老太太。几个月后，接到来信，郭老太太已经溘然长逝，她的女儿也在一个月后病故。从此，当初救助我的三位恩人，便都作古了。



莱芜战役是我少年时

◎ 莱芜战役中的共产党军队

的噩梦，也让我经历到了人情的醇厚与真挚，这让我永生难忘。他们多半是没读过书的人，却有一腔古道热肠，让众多知识分子，甚至圣人们，都要感到惭愧。

全歼幕后：军长竟是“共党”

当年那场莫名其妙的、突如其来的奇袭战，说来实在让人纳闷：两个美式配备的大军，六万人之众，竟在半天之内，糊里糊涂地灰飞烟灭了，简直不可置信。在这场血战中，国民党一名师长（七十三军七十七师师长田君健）阵亡，李仙洲（时任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司令官以下，有19名将领被俘。

共方竟能在半天之内，轻轻松松地在莱芜吐丝口战场上，预先布好了一个大口袋，将配备精良的两个军装进这个口袋一举歼灭，获得了解放战争中的大丰收。这个谜在若干年后才被揭开，原来，莱芜血战中的关键人物，国民党陆军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炼成，竟是“共党”。

韩炼成出身西北军，在1938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中，救了蒋介石的驾，获得了蒋的激赏与信任，并经蒋特许，列入黄埔军校三期学籍，后来又打进桂系，做了桂系四十六军的军长。而同时，他又通过左翼文人夏衍引荐，联系上了周恩来，转而投向了共产党。

1947年春，四十六军奉命调往鲁西剿共。部队开拔行军时，却遇上一连数日的阴雨，乡间的土路遇雨便成泥泞，一时之间，人仰马翻。辎重、大炮都陷进泥里，寸步难行。人和马在泥沼中挣扎了两天，全军都成了泥人，钢军（韩炼成曾在训话时说：张发奎的第七军号称“铁军”，他的四十六军则为“钢军”，还亲自撰写了《钢军歌》，调用法兰西的马赛曲——编者注）变成了泥军。老广的兵士们一路上大骂：“丢那妈，什么钢军？豆腐军啦！”不幸一语成谶。

说起来很奇怪，我们的大军从博山出发，进攻中共的根据地莱芜县城，沿途却没有遇到一点抵抗，一路“势如破竹”进了莱芜城。中共在莱芜实施“坚壁清野”的政策，当地物资大都被转移走了，主要男丁也都离开了，只剩下一些老弱妇孺。路上不是安置了地雷，就是左右间隔挖陷

了一段路基，以延缓部队的前进。士兵一路大骂：“丢那妈，八路，扒烙。”

一八八师到达莱芜后，继续往新泰进发。有一件非常让人不解的事：我军从莱芜到达新泰后，刚歇下脚，就接到命令，要放弃新泰，撤回莱芜。但返回莱芜之后，立刻又要再回新泰。这样翻来覆去地一连折腾了一个多星期，搞得部队疲惫不堪，怨声载道，行军时到处都是士兵的咒骂声。但为什么指挥中枢会下达这样的命令？没有人知道。也许这就是韩炼成设计的一种策略，尽量让全军疲劳困顿，将战斗意志消磨殆尽，然后一举成擒。

还有一个困惑，最后接到第二绥靖区王耀武司令官的命令，要两个军全部撤回，保卫济南。为什么不安排两军一前一后撤退，而偏要两个军并排行军，一同挤在一条河谷里，导致23日突然爆发激战时，两个军一搅和，混在一起，各自失去了指挥的功能，变成了一团乱军，不战自溃。莫非这也是韩炼成的妙计安排？

再一疑惑是，国军从新泰、莱芜撤兵时，还有一大批“难民”夹杂在中间一起撤退，更加混乱无章。但新泰、莱芜两县根本就是中共统治多年的红区，怎么会有这么多“难民”？这些人中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难民，多少是隐藏的共产党？实在是一个问题。

莱芜战役惨败后，王耀武司令官急得直跺脚。据说他见到突围回济南的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铎时，曾拍案大骂：“即使你们是六万头猪，也不会在半天中全被捉去！”而事实上，这六万大军是在共产党的精心策划下，一步步地走进预先设计好的口袋的。国民党如果能虚心检讨，应该败得心服口服。

（摘自《文史博览》2011年第4期）